

崖壁上的虎耳草

■小山

有些植物，原本只在山中自开自落，或在篱落间与农人相伴相生。但因某些特殊机缘，它们或被诗文吟咏，或入典故传说，于是，植物和人，成了知己，这些植物也由此在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如松柏之于孔子，柑橘之于屈原，菊花之于陶渊明，莲花之于周敦颐，竹之于东坡，梅之于林逋，皆为此类。

让虎耳草进入中国文学史的，则非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莫属。在其最负盛名的代表作《边城》中，沈从文用悬崖半腰上的虎耳草，象征翠翠的爱情和品格，并以此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一个名叫茶峒的湘西小镇，船总顺顺有两个优秀的儿子，老大天宝和老二傩送，兄弟俩不约而同爱上了老船夫的孙女翠翠。

天宝正式派人去说媒，但没得到明确的回音，因为翠翠喜欢的是傩送。可兄弟俩并不知道翠翠内心的真实想法，于是“车路不通走马路”，他俩想通过情歌比赛的方式，赢得翠翠的芳心。

在一个月夜，他们来到翠翠家河对面的碧溪咀，因为哥哥先走了“车路”，“马路”就让弟弟先来。可当傩送一开口，天宝已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只能认输。

也正是在傩送的美妙歌声里，虎耳草第一次出场。那时，翠翠做了一个甜甜的梦，在梦里，她的灵魂浮了起来，随着歌声到处飞，飞到平时无法企及的崖壁之上，摘到了一把虎耳草，但她不知道要把它送给谁？这里暗喻了抉择之难。

在此后的文本里，虎耳草五次被提及。其中最后一次，翠翠采到了现实中的虎耳草，却已无法送出。此时天宝已死，而傩送外出未归。小说的结尾耐人寻味：“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真是一段非常清新而又凄美的湘西爱情故事。

沈从文为何用虎耳草来作为翠翠的爱情信物？或许有两个原因。

虎耳草生长在贫瘠的悬崖峭壁之上，虽不起眼，但生命力旺盛，简约、灵秀，就如同绿水青山间长大的翠翠一样，楚楚动人，如一块璞玉，有一种野性的自然美。而且沈从文先生很喜欢这种草，正好借此象征自己珍爱的小说人物。

他的弟子汪曾祺在一篇纪念

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结尾，写道：“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在宁波野外，虎耳草也颇为常见。徒步山中，常能在阴湿的崖壁、巨石或山溪岸边遇见它们，是一种花叶皆可爱的山中精灵。它们贴地而生，叶子圆圆像小荷叶，有的叶表具白色斑纹，有的全绿，摸起来毛茸茸的。

初生幼叶带点黄褐色，布满斑纹，像极小老虎的耳朵，虎耳草之名，非常贴切。四月底五月初，一根一尺来长的紫红色花葶，会从碧叶中升起，白色小花在分枝上次第开放，形成一个圆锥状的聚伞花序，可持续月余。

百花争艳，各具风姿。虎耳草属于远看一般，细看惊艳者。五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去浙东大峡谷访野百合。车子在宁海黄坛的公路上飞驰，忽然，眼角余光瞥见路边林下有一大片小白花，难道是虎耳草？

赶紧靠边停车，走过去一看，果然是一大片正当花期的虎耳草，顺着地势斜铺了一整个小坡，好似溪流在缓滩之间激起的一片浪花。

这些虎耳草，远看不过就是一片白色小碎花；走近一点，则看到

高高低低的许多白色小剪刀，在花枝间上下翻飞；当我们蹲下来凝视，顿时惊讶于天工造物居然如此精妙绝伦。

虎耳草的白色花瓣，一共五枚，以花心为原点，呈现“上三下二”的特殊结构。花瓣中心，色黄如鱼子酱的，是蜜腺，会分泌传粉者最爱的花蜜。在蜜腺中央，立着两根雌蕊，雄蕊则绕着蜜腺呈放射状围了一圈。

上面三片花瓣相对较小，菱形，点缀着粉红色斑点，形似寿阳公主额上的梅花妆。这些斑点并不是给人看的，而是给蜂蝶指示花蜜方向的。下面两个花瓣狭长，像白色燕尾，无风尚且自摇，风来就舞动得更喜欢脱了，从功能上来讲，这是它们用来招蜂引蝶的。

其花虽小，却精致可爱，且结构完备，分工明确，共同实现提升传粉效率的中心目标。

我也挺喜欢虎耳草。在悠园的矮墙上，先是养了一小盆。后来，在墙根下一个大石臼里，放了三片长根的小幼叶，不过一年，就爆出一大盆。

虎耳草虽年年开花，却很少看到结籽，但在石臼之外，虎耳草顺着墙根长出了一长溜。它们的扩张繁衍，如果不以散播种子为主，靠什么秘密武器来开疆拓土呢？原来，秘密在其匍匐枝上。



唐严 摄

读尽月空，梦才起飞
读到季节消瘦，山水弥漫激昂
耸立的江湖，还有千万里路迷醉
还有波澜壮阔的禅定与簇拥
放逐东南西北，让沧桑保持飞翔
山海换届，一些想象跨越尘世的金面
十万里追寻，十万里缝缀
一袭熠熠生辉的梦，梦成朗朗书声
独坐星光繁语，书写的每一句话
都有旷世的情怀，深透岁月的灵性
在蔚蓝里无憾此生

夜晚寂静，背影浸染
溪水弯绕，天穹滴沥
一盏孤灯飘成风帆，躬身跋涉
远方预示着饱经风霜
奔腾的热血，在苍茫至极的乡土
喂喂而歌

读书种子

十族人身躯，八百多人的性命
在残暴的君威面前，一闪即逝
留下苍穹和苍穹下喋喋不休的翠鸟
所有悲悯写满时间的高风
遥望千年，千年仍将传颂

今天，我在宁海桃花溪畔溪上方
无任是倾听，或是仰望
一尘幽微心事，打开岁月层叠史册
沿乡村田间，还原先生清流明净
牵叠嶂山峦，一次次推向万物吟唱

背靠四季，漫过的贤德与学识
高过大地絮语，怀恋蕴藏的沧桑
铁骨与柔情一并惊悸

倚栏远眺，全是兆民的祸福
风雨袭来，系着山河的安危
口若悬河，诠释正道与忠义之气
凛然不屈，捍卫正统与道德伦理

今天，我在宁海桃花溪畔溪上方
无任是倾听，或是仰望
一尘幽微心事，打开岁月层叠史册
沿乡村田间，还原先生清流明净
牵叠嶂山峦，一次次推向万物吟唱

今天，我在宁海桃花溪畔溪上方
无任是倾听，或是仰望
一尘幽微心事，打开岁月层叠史册
沿乡村田间，还原先生清流明净
牵叠嶂山峦，一次次推向万物吟唱

“躲”在云里的诗意栖居

■张蕊蕊

了前后山门以外，还包括钟楼、大雄宝殿、三清殿、马仙宫以及梅氏宗祠。而时思寺，起初也并非寺庙，而是梅元辰为守祖父墓所建的守墓庐，其庐为“时思院”，意为“时时思念祖辈”。

“梅姓是大溧村的第一大姓，占全村人口近半。”大溧乡宣传干事陈宇虹说，“时思”二字，起初是为表一个六岁孩童梅元辰纯净的孝心。他守祖父墓三年不辍，赢得了宋高宗“孝童”旌表。

自此，“时思”之名，寄托着这一家族对祖辈的思念，流传千年。自南宋初建的“时思院”，到明初刘基题额的“时思道场”，再到宣德年间定名的“时思寺”，这一古建筑至今承载着忠孝仁义的厚重内核。

近期，建群里有话题的是眼前这座身“披”素白泥墙的大雄宝殿，而这也是游戏中老蜘蛛精紫蛛儿的兰芳的“原型”。

顺着向导所指，看向大雄宝殿的斗拱，一半嵌入白色泥墙，一半延伸向外。但走近看，一根房梁底部有题记，写着“原创于元至正丙申……”陈宇虹说，从建造规制到

“元代题记”，再到用材考究，大雄宝殿的断代问题“扑朔迷离”，也正因此，一直吸引着学界和古建筑爱好者关注和研究。

在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玩家被称为“天命人”，而这个词仿佛也适用于每一位跋涉至此的旅人——他们穿越现实的喧嚣，只为在云中寻得一片灵魂的自留地。

而对于来往的“天命人”来说，这座古刹“生于何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建筑遗存，一个文化符号，它满足了人们对灿烂历史文化的无限遐想。

从时思寺的幽静中走出，目光投向山涧溪流，便会与景宁的另一珍宝相遇——一座横跨水面的廊桥。

大溧乡的这座廊桥，也叫护关桥，是一座三层三檐楼屋木廊桥。听向导介绍，若遇山雨突至，躲进桥屋的宽大檐下，就会融入一方热闹天地。这避风避雨的廊下，天然成了村落的“会客厅”，家长里短、市价行情，都在此流转。

眼前这座奇特的廊桥也不仅是一座桥，而是兼具通行、供奉神祇、书塾等多个功能。一桥之上，行旅匆

匆的脚步与朗朗书声交织。

若是仔细观察，廊桥的营造技艺也令人惊叹。梁上墨书清晰记载了捐资名录、工匠姓名乃至物料明细，诉说着一门匠艺的百年传承。它脆弱，常毁于水火，但它也足够坚韧，每一次重建都是乡士社会组织的壮举，乡民殚精竭虑，四处募款，其过程往往需要数年。

廊桥以其“廊”所围合的宝贵公共空间，在数百年间承载起市集交易、民俗仪式、公益管理等多重职责，成为传统乡土社会运转的微型中枢。

临别时再忆大溧乡，时思寺的飞檐，护关桥的廊影，雪花漂的飞练……现如今，这一“躲”在云里的诗意栖居已经成为众多旅人心中向往的世外桃源。乡里的民宿，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将这份远离尘嚣的宁静与美好分享给了更多寻求心灵慰藉的旅人。

游戏里的“天命人”需历经八十一难求取真经，而现实中的我们，不过在古寺的一柱清香里，在飞瀑的一袭水雾中，在古桥的一道刻痕前，寻回被时代喧嚣遮蔽的本心。

四明山的电波

■楼伟华

如果从无人机上航拍，我觉得余姚城区应该是一架巨大的风车。

龙泉山是它的底座，阳明路和新建路、江南直街是呈十字形的风轮。那向东日夜不息地汨汨流动的姚江，如这座城市的血脉。这血脉里，有文化元素，也有红色基因。这血脉，就是风车转动的原动力。

这架风车已经转了几千年。一段时期，在风车的转动间，会有一些摩斯密码滴滴嗒嗒，也会有着山雀的鸣叫声——那或许是四明山上战争年代的联络暗号。

从原先的市中心闹猛地段桐江桥，沿着阳明东路东西走向的风轮到余姚大剧院。坐车只要6分钟时间。在小时候的记忆中，这里应该是叫“后蛙田”的地方，那时有座皇山桥节制闸，周边是望不到边的稻田。现在，姚城东扩到此，是一大片现代化的建筑——余姚市公共文化中心，大剧院是其地标建筑。端午节期间，参加余姚相关部门组织的活动，到大剧院观看大型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黎明前夕的夜，繁星璀璨，旭日初光，一扫阴霾。信而自由，爱而无畏。那段浴火而生的岁月，正于寂静处娓娓诉说。一切只为一——永不消逝的纪念。无声的枪口，紧张的追逐，闪电撕裂心的伤口，吞声饮泪……上海街头，雨夜，李侠与兰芬假扮夫妻，开启12年的潜伏生涯。每一天，行走在刀锋上；每一晚，秘密情报传递千里万里。一重重伪装，藏起疲惫，眺望曙光。黎明将至，夜色更加阴冷。李侠的身边，无形的敌人步步紧逼，无数战友消失在疾风骤雨中。报社编辑、摄影记者、裁缝掌柜、小学徒、黄包车夫、报社社长、卖花女，他们的身份究竟是真是假？一路患难走来的李侠夫妇，面临着生死抉择。李侠坦然地发送完最后一份情报，滴滴嗒嗒冲破云霄，他笑对屠刀。

李侠，以李白等地下工作者烈士为原型，他们隐姓埋名，以生命丈量光明的历程。他们相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长河无声，滔滔东去，电波不绝，信念永存。

在姚城风轮东段聆听发报机的

黄梅时节油爆虾

■柴隆

犹记年少时，书柜里有本泛黄的《千家诗》，其中就有赵师秀的“黄梅时节家家雨”句，江南的梅雨，确实是一首写不完的诗，黄梅季，无疑是压在江南的一个冗长而阴郁的韵脚，宁波人自然也躲不过。雨水连日下，青苔沿着床脚往上长，眯着发愁、眉头打结，却又无可奈何。然而，黄梅季里的河虾，却是一年之中最肥美的。

苏浙沪包邮区长大的小朋友，哪个不喜欢油爆虾？水晶虾仁与油爆虾总是年菜里的常驻嘉宾，珠联璧合而形影不离。说起除夕年夜饭里的第一只热面孔，必定是晶莹剔透的水晶虾仁，粒粒浑厚饱满，宛若珍珠般泛出诱人的玉色光泽，尽显风雅气质。之后端出的一盘油爆虾，似乎更受小囡们的追捧，虾壳红艳松脆，若即若离，入口一触即脱，虾肉鲜嫩、回甘。夹起一颗饱满的油爆虾，裹满酱汁入口，嗦一口，酸甜开胃；咬一口，酥脆的虾壳带着焦香，虾肉紧实弹牙，与糖醋酱汁邂逅，在口腔里上演美味双重奏，一口一只，连壳带肉一起吃，根本停不下来。

我也是油爆虾的拥趸。还记得考上大学的那年，九月初临近开学的前夜，母亲特意烧了油爆虾，装了满满的一大玻璃罐，缓缓地对我说：“带去吧，怕你吃不惯食堂大锅菜。”彼时，拎在手里的不仅是油爆虾，还有耳边母亲那慈爱的叮咛。四年大学生活下来，室友也熟稔油爆虾的滋味，我不知拎去了多少罐母亲烧的油爆虾，也捎去了那沉甸甸的、渍得化不开的母爱。

浙东宁波，河道纵横交错，城西和东乡都分布着广阔的水域。20世纪80年代，家门口毗邻湖西河，一到梅雨季节，河虾爬到河岸边的石缝间产卵，这便是钓虾、捕虾的最佳时间。放学后，小孩子喜欢拿细长的竹竿钓虾。后生们嫌钓虾麻烦量少，换作投地笼的方式抓捕。他们头天晚上用绳子将地笼连成一大串，投放到河虾出没的水域中，第二天清晨收起地笼，除了大量的河虾，还有活蹦乱跳的泥鳅、昂刺鱼，满满的惊喜。

油爆虾也是我家餐桌上的常见菜，而且约定俗成地用河虾，烹制时要选鲜活的“青壳虾”，个头最好稍大一些，但尽量避免选用带籽母虾，因为经过二次高温油炸后虾籽容易炸焦，还容易爆。先把新鲜的虾清洗干净，剪去虾须和虾脚，务必保留虾壳，这样炸出来会更香更脆，同时还能锁住虾肉的鲜甜。清理好的河虾尽可能地滤干，可以用厨房纸巾吸干水分，这一步骤极为重要，否则下锅炸的时候，油会爆得五花三飞，厨房老手见多不怪，新手却要吓得落荒而逃。

做油爆虾，记得要分次炸，全部倒下去的话，油温会急剧下降，很难炸到虾壳酥而虾肉嫩滑的状态。须舍得放油，且油温一定要高，见到锅内冒烟后，取一大漏勺下锅。河虾入滚油，虾壳渐渐蓬松，通体红艳，轻轻摇晃锅让虾均匀受热，半分钟后捞出。然后，再分次炸剩余的生鲜。

想要追求油爆虾酥脆的口感，二次复炸尤其重要。见锅内的油再次冒烟后，将初炸的河虾全部倒入沸油内复炸数秒，迅速滤油、捞起。接着拿个小碗调酱汁，一勺半的生油、两勺料酒、两勺白糖搅匀，尝一尝，只要不太咸就可以。锅里留一点炸虾的油，把生姜粒和酱汁倒入后再开中火，见酱汁沸腾时，用锅铲不断地搅动以免煮焦，待酱汁收到浓稠，把炸好的虾倒入锅内，开大火翻炒几秒，沿锅边淋醋，略炒几下，使酱汁黏附在虾身上，撒上葱花后，迅速起锅。

当油爆虾端上桌时，外壳金黄透亮，酱汁均匀地附着在虾身上，散发出微微的光泽，虾身上起伏暴跳的油珠会让你忍不住伸筷。有些餐厅喜欢将油爆虾当作冷盘出售，我始终不敢苟同。在我看来，油爆虾的“最佳食用期”在十分钟内，油爆虾一旦遇冷，卤汁会很快地使虾壳软塌，脆度和香嫩就被打了折扣。抓紧时间就好，直接放进嘴里嚼就好，先是酥脆的壳，再是有汁有弹性的虾肉，连头壳带尾一起吃下，没有河鲜的腥气，忍不住赞叹自己的手艺。斟一杯酒，无论是一个人独品，还是阖家共享，这道油爆虾总能带来黄梅天里满满的幸福感和。